

# 學言

道德理论践行研究中心月报

二〇二四年五月一日

第四十九期

## 《学言》目录

齐家学：新六艺的精神开展

唐霍《论语》之道：继承与开新

本会通告 .....	1
许志毅：第八讲：净化有乐（三） .....	1
陈健恩：霍学《论语》十二：读《论语》的方法（四之二） .....	3
许志毅：《为“北京文化之旅一家国之心”而写》第二讲：袁崇焕与余义士（上） .....	4

## 本会通告：

- 由于7月底将举办“**北京文化之旅**”，所以这段时间会刊登与北京文化之旅相关的文章，而《听故事学历史：华夏发源的故事》系列文章则会暂停发布，特此通告。
- 本中心将再增设一刊，专分研唐学、霍学著作，期望能合成一儒学宏观体系，敬希留意。
- 本刊设有网页版，过往内容可供参看：<https://hksapientia.org>

## 第八讲：净化有乐（三）

许志毅

人生无常，人与人之间，有相遇的一天，自然就会有分别的一日，人生本来如是。这个道理，相信大家都懂。可是，当你真的要离开身边人，无论是亲人、朋友、同学、同事、邻居等都好，在分别的这一刻，你的心会觉得如何？虽然你知道大家的分离是事实、是定局，不可改变，但是心中却放不下对对方的情啊！回想起往日的相处？珍惜大家一起学习的日子？怀念一起郊游、畅饮的欢愉？感恩对方曾经为你付出？还是觉得大家应该还可以继续共同奋斗，在未来的日子会有更美好的发展、发挥？但是，这一切都只能留在大家的心中，因为很快就要离别了。你会如何面对呢？

我们看看李叔同的一阙词：

《送别》 作词：李叔同 作曲：John Pond Ordway

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

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

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

一瓢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

送别之时，大家都舍不得对方，送了一程又一程。可是，总有分别的一刻，终于到了要分手的地方。这里就是我们相处、相见的最后的地方了。朋友共聚，本来该当高兴、欣慰才是的；可是这一刻的相聚却可能是永远分别之前的最后一刻，这个环境，好像都为我们这一刻的心情，有所和应。你看，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”“一个很荒凉的长亭，这条道路则是非常古旧、破落的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大家再三握手、拥抱、话别，一句珍重，你就看着对方的背影，在这条破落的古道上远去，但是，你真的想他离开吗？可是，他能留下来吗？前面只有无尽的芳草，与天空相连。看着看着，天色已经到了黄昏，微凉的晚风吹来，吹动了柳枝；随着朋友越走越远，他所吹奏的笛声变得越来越小，“晚风拂柳笛声残”，你想念他吗？当我们想念一个人的时候，虽然不能亲身见到他，但是能够看到他的照片、视频、面书，听到他的声音、信息，总之知道他的处境，知道他平安、知道他的生活安稳，那我们就会放心一点。这背后显示了一个生命的秘密，是什么呢？现在李叔同就是这样的心情，你看，虽然朋友刚刚才走远，但是这种不舍之情还是很浓烈，很想很想看到对方的身影。只有这样，心中才会觉得安乐。可是，对方已经远去，远眺过去，只能看到夕阳，看到一重一重的远山，“夕阳山外山”，很多时候都会这样，“不见又思量，见了还依旧”，你很想很想见到的人，很想与他在一起，无奈却要在这一刻分离，不能再相见。好像李叔同，昨天还可以与朋友一起，今天，这一刻，想看一眼都不能了，真的令人慨叹啊！顷刻之间，大家就“天之涯”，“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”，很难过啊，我们该如何安顿这一种离别之情？

我们都会这样的，与朋友分别，就会送他礼物以作纪念，表示友好珍重。李叔同就这样“一瓢浊酒尽余欢”，虽然各散东西，不能欢聚，但是大家的精神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，可以心意相通，可以一起享受眼前的酒；互相隔空举杯畅饮之余，还可以互相叮咛，““今宵别梦寒”，今晚不要受凉啊！大家感受一下啊，人的精神空间是很广大的，我们是能够这样超越现实的！而且，当你能够这样扩大精神的空间，我们才能够心胸坦荡，来去自如，不会粘着。在这一刻，你才会感受到，原来“想要跟对方一起的”这一点心思背后的意义（这是我们性情流露中很重要的内涵之一）：原来我们的心不希望自己封闭、孤独，而希望能有同路人相知相交，但是我们不是自私的、不只是为了满足“我要见他”的自我之一念、不是想占有，其实我们的心只是想看到对方安全、平安、安乐而已，完全是一种对对方的关怀；更进一步，是想支持鼓励对方，让他能提升、进步，将来可以有更大的发挥，这是我们本有的性情的光辉，愿意为别人付出与成全，而不是要限制对方。这才是我们生命深处的向往、人格的光辉啊。你看，李叔同在《送别》一词中的信息，你感受到吗？就好像苏东坡的词句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一样，大家好好感受啊！

净化有乐，优美的乐曲，就是可以转化我们的心灵；透过音乐的熏陶，即使是离情别绪，也可以得到安顿、得到转化与升华。

（未完，下期待续）

## 霍学《论语》十二：读《论语》的方法（四之二）

陈健恩

### “回到性情”

霍老师话：“成长的第一步，首先是态度”，“赏罚是消极的，不会持久。如果没有尊重，人根本不会自愿遵守”（页 145）

尊重，首先是态度。态是从「心」从「能」，属内心的一种意识，再表现为行动。真正的成长，应从意识上下功夫。若先求行为习惯改变，然后望能改度，这是否可能呢？答案不是没有。但是，这种体验，可能只是一种短暂性的新奇。时间经淡化，自己本来的意识，便重新掌管他的行为，俗称“打回原形”。所以说，成长的检测点，与其放在行为的改变，不如先放在态度的转变。

### “再进则是一种修养”（页 145）

态度上有何需修养？从客观上看，人的态度都是十分夹杂的。例如随和、谨慎、急躁、猜疑、坦诚、谄媚、冷漠、积极等，都可能同时出现。我们需要调理、安抚、甚至安顿它们。现代知识只知定义解释不同的态度，然后归类不同人格，再把人归类，这基本上就没有处理过自身的态度夹杂问题。人根本没变。

“修养有根，即在性情。 “人有性情，方有种种人格修养可成”（页 146）

孔子本来有一个大发现，人其实能改度，人格品质是可以转变的，关键在引发“仁”之性，霍老师诠释为“性情”。但依今人用某些流行观念去理解，却成了大问题。因为，对不太懂的东西，人自然先用自己已知的东西去协助理解。例如佛学东来时，中国学者便倾向运用道家概念去理解。

首先是把“性情”当知识拆解。分析《论语》的概念，求定义，再找出关系，试图画出整个系统。从中希望能找出因果关系，获得运作方法。但《论语》的内容，很难很清晰地建立这种知识系统。例如，提升主动学习的方法是如何？分析了整本《论语》，也不如建造高楼大厦的系统方法般清晰。最后，便觉得孔子的发现，不能合乎现代知识的清晰标准，最终便走向研究行为的路。

第二是把“性情”当哲学理解。既然知识系统不通，不如视为哲学。但《论语》涉及很多具体生活，好像又不够那些西方哲学理论般抽象、精彩及有趣。最后，把《论语》套上了很多抽象概念去解释，弄到《论语》抽象难明，

## 《为“北京文化之旅——家国之心”而写》第二讲：袁崇焕与余义士（上）

许志毅

距今约四百年前，北京发生了两件惊天地、泣鬼神的事情。此两件事情又引发了第三件事情表面沉静，却细水长流、更具震撼力，延绵至今的事情，可谓动人心弦。

且把此三事略说如下。

### 其一：千古奇冤

明朝末年，皇太极挥军南下，袁崇焕重兵驻守京城背面的关宁锦防线。皇太极深知袁崇焕厉害，忌其三分，不欲与其硬拼，于是便绕道潜行，以避其锋。皇太极十万大军从北京城北面的长城（此乃明朝防守的弱点，袁崇焕曾经两度上书奏请增加驻兵，却遭崇禎王拒绝）偷袭，直达北京城广渠门外。兵临城下，明朝岌岌可危。“袁崇焕为解北京之危，只率九千精兵，两昼夜兼程三百里，自宁远、锦州入援。虽然众寡悬殊，又未休息，但袁军立即投入战场。经六小时激战，袁崇焕亲自督师，两肋亦多处中箭，幸甲厚，未透入内，终于打退敌人。可以想象，这一场战役是如何惨烈！坐在北京城内，吓得心惊肉跳的崇禎皇帝该如何感激？但世事往往不能以道理论，崇禎就是因为没有安全感，终日疑神疑鬼，性格反复，结果被皇太极施以最简单、幼稚的反间计，说与袁崇焕有密约，让袁有机会引军直入，要挟朝廷。崇禎不问情由，逮捕袁崇焕，并处以最残酷的磔刑（凌迟）。当时不但崇禎王中计，连北京居民亦中计，行刑之日，他们不等刽子手下刀，便冲上前一人一口把袁崇焕咬死。“（按：引自霍师《谁砍断历史一文》，略有修改）一代忠臣，竟获如此下场，天理安在？悲乎！

袁崇焕年少时爱好兵法，并且非常关心边疆外敌为患之事。及其冠，便离开祖家，远戍北方塞外，保家卫国，有诗为证：

《边中送别》、袁崇焕

五载离家别路悠，送君寒浸宝刀头；  
欲知肺腑同生死，何用安危问去留？  
策杖只因图雪耻，横戈原不为封侯；  
故园亲侣如相问，愧我边尘尚未收。

“一个”肺腑同生死“，以生命保卫国土的志士，常怀”愧我边尘尚未收“之志，落得如此下场，公道何在？袁崇焕军队作战勇猛，敌人往往难以匹敌（皇太极之父努尔哈赤就是被袁崇焕打败，忧愤而死），与袁崇焕忠贞之志有莫大关系。袁崇焕曾于边城告急之际，决心与全军死守边城，豪言壮语、慷慨

致、誓与边城共存亡，是故作战时，人人奋勇杀敌，面对敌人，势如破竹而大捷。如此难得之军事人才、难得之忠贞之士，正是可以于危急之际委以重任的人，其竟于此危急存亡之秋，极须上下一心、同仇敌愆之际被害，可谓千古奇冤，识者莫不扼腕痛惜。然亦正因其冤之深、动人之切，故有其事之二。

## 其二：冒死葬忠魂

袁崇焕惨被凌迟处死后，被暴尸于市。袁崇焕有一并肩作战多年的部下，姓余，由于其姓名无从稽考，后人称他为余义士。余义士敬重袁崇焕之忠义精神，不忍其暴尸于市，更不忍其忠义之名被埋没，欲使其美名流芳百世，竟不顾满门抄斩之险，漏夜偷取袁崇焕的尸首，埋葬于自家庭院之中，并从此隐姓埋名，终生为袁崇焕秘密守墓。大家不妨想象一下以下情境。余义士每天清早起来，即往袁崇焕墓前跪拜，忆念其生前之忠勇事迹，面对敌人，则“敌虽强而不改其志”；与人论战，则“事虽急仍不失从容”；面对将士，则“令虽严而不失其情”；面对百姓，则“财虽缺仍不失其慈”。其音容宛在，忆其辞莫不恳切激昂、忆其容莫不气度万千，其精神浩气长存，其壮烈处可与天齐；古之良将，也不过如此。余义士自念其人生之中，得遇如斯人物，实也幸甚！念历史，身虽亡，然精神不死，能流传人间，则历史文化悠久无疆，后世可得被泽。余义士真有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、独仓然而涕下”之感，“心苦后人知”之情。

余义士基于对袁崇焕之深情，一生为袁守墓，其临终前的一个重要决定，即引发其事之三。

（未完待续）